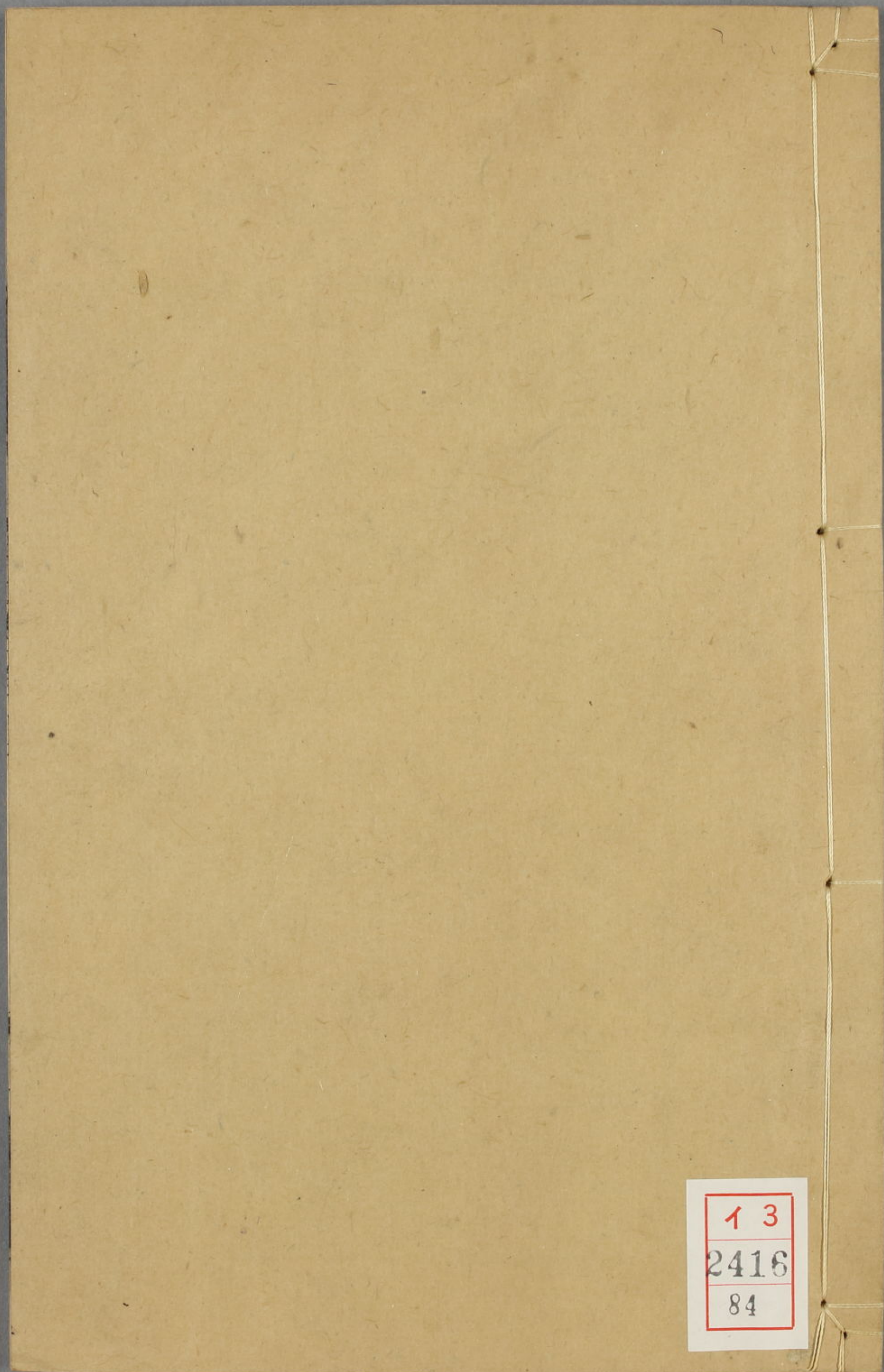




13
2416
84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二

半澤文庫

禮儀部二十九

弔弔 祭奠

明器

挽歌

弔一

增周禮太僕曰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

原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

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不能賻

弗問其所費 **增**禮統弔生曰唁弔死曰弔弔生謂之

唁何非為喪之位哭泣之事但嗟歎以言故謂之唁弔

死謂之弔何素有恩禮無服屬但致傷哀故謂之弔

原禮記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弔於是日不

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
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喪公弔之必有拜者
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君遇
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增**又曰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
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不衣錫衰
賀循喪服要記曰始弔朝元端之服也皮弁經素弁而
加環經也始死而往朝服者主人未變賓未可以變也
又曰古之弔者皆因朝夕哭而入弔賓至主人即出
中門外西面向北上拜賓入門即位於堂下當階西面

賓即位皆哭哭止主拜之 又曰大夫弔於大夫始死
而往服朝裼裘如吉時也當斂之時而至則弁經服皮
弁之服以襲裘也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經而加錫衰
也大夫於士有朋友之恩乃得弁經 謝茲喪服圖曰
大王弔三公及三孤弁經錫衰弔六卿弁經錫衰弔大
夫弁經疑衰弔士弁經總衰弔畿內諸侯弁經總衰
皇覽逸禮曰君使大夫弔於國君禮錫衰衰裳弁經有
經焉下大夫爲介亦如之士介者將命者總麻裳弁經
異姓葛同姓麻 **原**摯虞決疑要注曰禮臣喪其父母
則赴於君君弔之 又曰國家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

東堂凡使者監哀弔祭同姓者素冠幘白練深衣器用皆素弔祭異姓者服色器用不變也 又曰古素冠錫衰爲弔服今以白袷深衣爲服深衣即單衣也錫細麻疏也 **增**通典曰弔賓至掌次者引之賓次賓著素服相者入告内外衰服相者引主人以下立哭於阼階下婦人升哭於殯西相者引賓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爲首者一人進當主人東面立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顙爲首者復北面位弔者俱哭十餘聲相者引出少頃相者引主人以下各還次

弔二

原禮記曰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增**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也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途辟於路畫宮而授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妻之知禮也 **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

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增**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閹人爲君在禮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廋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閹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閹人辟之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坎曾子北面而弔焉 **原**檀弓曰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歟哉注於朋友哀痛甚哭之非若凡弔 **增**晉獻公之喪

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喪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旣小斂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原**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 **增**左傳曰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又何弔焉 晉頃公卒秋八

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蟯送葬今吾子無二何故家語曰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不答他日又問孔子曰始死則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又何疑焉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聞諸乎曰丘弗聞聞之雖在衰經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原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曰察其始本無生非徒無生也本無形非徒無形也本無氣變而有生今變而之死人且寢於巨室我嗷嗷

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之

增老聃死秦失

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原漢書曰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虞翻別傳曰翻放棄南方自恨疏斥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摯

虞決疑要注曰漢太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
弔祭具送葬魏司空陳羣喪母使者弔祭如故事又使
黃門侍郎杜恕奉詔慰問 **增** 蔣詡字元卿遭父喪有
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得止舊廬於側作小庵往如舊
廬受弔焉 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退身隱居教授徒
衆甚盛喪母友人或千里來弔之 東觀漢記曰祭遵
病薨喪至河南詔遣百官皆以喪服往弔上車駕素服
望城門舉音遂哭哀慟不止復幸城門遇喪車瞻望涕
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將軍故事 謝
承後漢書曰徐孺子不就諸公之辟及有喪者萬里常

弔於家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酒中暴乾以裹雞徑
到所赴冢塋以水漬綿使酒氣以雞置前祭畢便去
郭泰別傳曰賈叔字子厚林亭鄉人雖世有冠冕而性
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叔來弔之而鉅鹿孫咸直
亦至咸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
宗遽迎而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同善仲尼不逆
互鄉故許其進也叔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原** 又
林宗有母喪徐稚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
曰此必南州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吾無德以堪之 **增**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形體骨立

其母哀之以錦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錦被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日

原王隱晉書曰何邵爲司徒薨養子岐爲嗣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今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強侮弱粲乃止

唐鄧粲晉記曰阮籍能爲青白眼禮法之士輒以白眼對之宗正嵇喜康之兄也聞籍喪弔焉籍以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

晉中興書曰周嵩兄顗旣被害王敦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弔敦甚銜之

原陶侃傳曰侃丁母艱在墓下忽

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而看之但見雙鶴舞而冲天也

檀談錄曰丁晉公謂言嘗見常武太原王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相弔朱紫盈門惟徐左省鉉獨攜一麻袍角帶於客位內更易後方入相弔以此知士大夫具朝服臨哀弔問深不可也

先太師即兵部侍郎祐也

孫公談圃曰司馬溫公光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正叔又諭司馬溫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燠糟鄙俚叔

孫通聞者笑之

弔三

原白鶴

見弔二

青蠅

見弔二

服如爵

弔弁經服素

冠而加

髮而弔

魯婦人

之髮而弔

殷於壙

周於

家於人

弔民不僭

人弔

弔中庭

有人弔

者而夫子拜

主也

弔牖下

史公弔

焉詳死

不越疆

見弔

踰封

之喪不踰

封而弔

不及哀

及哀生

不特弔

謂煩也

必俟朝夕

哭時也

哀禍災

以弔禮

大宗伯職

注云禍

災必俟

朝夕哭

時也

哀禍災

以弔禮

謂遭水火

災必俟

朝夕哭

時也

哀禍災

以弔禮

為哀作於

三不弔

檀弓或

以非罪

罪已不

能有以

內為亂

死之者

厭行止

危

罰不弔

宜弔不

弔元冠

險弱不

乘橋船

危

罰不弔

宜弔不

弔元冠

羔裘元

冠夫子

不以弔

齊衰不

弔見弔

張事

注云不

以吉服

而弔也

齊衰不

弔見弔

張事

弔曾子

問三年

之禮以

飾情乎

夫子曰

三年之

功衰不

弔有三年

之喪而

將往哭

之則服

其服而

既練也

庶子不

弔大夫

之喪庶

魯人不

弔穀梁

有喪也

吾周人

弔之魯

人不弔

穀梁云

周人皆

人曰吾

君也親

之者不

弔大夫

則不可

也使人

弔前鄭

司農注

云喪祝

與

后弔祝

前周禮

巫祝前

鄭注曰

女巫

爵弁純

衣爵弁

純通云

與祝前

鄭注曰

女巫

爵弁純

衣爵弁

純通云

獨羅之

鳴呼哀

哉子

擁膝蹲

踞中子

鄰人往

禮儀部

尚書

卷一百

八十一

弔

朱

公方擁膝踞地捧頭而笑鄰人曰聞有喪將唁子獨
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鄰人之不通也
哭而返裴楷別傳云阮籍遭母喪若無人楷便率情獨哭
畢而返楊襄而弔見子游事畫宮而弔見黃尚事乘醉
而入王悅字元達弱冠乘醉弔之婦縱酒放誕慕王澄為
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人繞之不前而反王羲之
為會稽太守少齊名而義之輕述母喪義之心止一
弔竟不重詣後言往弔人既門主人哭而反欲以辱
恨也反哭而弔殷人既門主人哭而反欲以辱
籍母終弔晉阮籍母終裴楷往弔之殷人既門主人哭而反欲以辱
外士我俗中士宜以軌儀自王衍子喪弔山濤
居時議以為兩得其道也
欲臨弔高士廉卒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
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

置勿言即從數百騎出長孫無忌忌伏馬前陳士以詩
廉遺言乞勿臨喪帝猶不許無忌至流涕乃還
遺弔合葬事類白居易之遣使會弔楊綰薨帝驚悼詔
授欲及其未斂也中使設祭張自公歿後不聞讞言
遣百官會第弔中人臨弔李嗣業卒葬自公歿後不聞讞言
韶州弔中人臨弔李嗣業卒葬自公歿後不聞讞言
人臨郎中臨弔韓文李惟簡計至上悼京官赴弔
尉遲恭卒高宗詔京官五品百官會弔孔光傳云光
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志原鼓琴而哭先世說顧彥
百官臨弔常哀集州刺史墓志原鼓琴而哭先世說顧彥
琴及喪家人嘗以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
遂徑上其牀鼓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
因又大慟遂不置芻而去徐沈侍中集序云遂劉師知
弔喪主而無追痛此生芻同增設席而弔大經蒲
裴莫計寶劍無追痛此生芻同增設席而弔大經蒲
茲宿草九原方遠百身寧贖弔
禮儀部開監貢丞卷一百八十二

州解人素善魏夏侯乾章聞其母卒盛暑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邪比至乾童以事出乃設席行弔赴者三萬陳寔字仲弓卒於家大禮不詣其家而還將軍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仙人白鶴遙投士行之前孺子隻雞遠赴林宗之所舊館遇亡宣父尚猶出涕同門在戚王丹未可忘情

弔四

原賦漢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賦曰登陂陲之長坂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隈洲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涇涇通谷豁兮訖訖泊滅輟以永逝注平臯之廣衍觀衆樹之蓊鬱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北揭石瀨弭節

容與歷弔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悟宗廟滅絕嗚呼操行之不得墳墓蕪穢而不脩魂魄亡歸而不食晉傅咸弔秦始皇賦曰余治獄至長安觀乎阿房而弔始皇曰傷秦政之為暴棄仁義以自亡搦紙申辭以弔始皇有姬失統命不於常六國既平奄有萬方政虐刑酷如火之揚致周章之百萬取發掘於項王疲斯民乎宮墓甚癸辛於夏商未旋踵而為墟屯蹙糜乎廟堂國既顛而莫扶孰阻兵之為強

原文漢賈誼弔屈原文曰鸞鳳伏竄鴟梟翱翔謂隨夷溷兮跼蹐為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鋤騰駕罷牛驂蹇

驢驥垂兩耳服鹽車所貴聖人之神德遠濁世而自藏
使麒麟可係而羈豈云異夫夫羊 後漢蔡邕弔屈原
文曰鷦鷯軒翥鸞鳳挫翮啄碎琬琰寶其瓊甌皇車奔
而失轄執轡忽而不顧卒踐覆而不振顧抱石其何補
晉潘安仁弔孟嘗君文曰人罔貴賤士無真偽延入
如歸望賓若企出握秦機入專齊政右眄而羸強左顧
而田競且以造化爲水天地爲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
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
畏尾東奔西囚志撓於木偶命懸於狐裘 晉陸機弔
魏武帝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格于上下者藏於區
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
圖終於衰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曩以天下
自任今以愛子托人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
何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違率土以靜寐戢彌天乎
一棺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
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變何命促而意長宣備物於
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徽
清絃而獨奏進脯糈而誰嘗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
茫茫登雀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望覽遺籍以慷慨獻

茲文而悽傷案魏武帝疾革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下總帳朝脯設脯櫺之屬月朔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與諸夫人諸舍中無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綴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又弔蔡邕文曰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簣之所堙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智道之已妙曷信道之未堅忽甯子之保已效萇叔之違天冀澄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 晉庾闡弔賈生文曰飛榮洛汭濯潁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峰信道居正天下為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昔臯陶謦虞

呂尚歸昌德協允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奈何摧景颺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三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否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淶水 宋袁淑弔古文曰賈誼發憤於湘江長卿愁思於園邑彥真因文以悲出伯喈銜史而求入文舉疏誕以殃速德祖精密而禍及夫然不患思之貧無苦識之淺士以伐能見斥女以驕色貽遣以往古為鏡鑒以未來為鍼艾書余言於子紳亦何勞乎著蔡

祭奠一

增寄酌

江溪龍濁醪一

薦醪

賂賓王泉壤殊途幽明

禮儀部

州監類稿卷一百八十一

祭奠

十一

可羞于王公
可薦于鬼神
蕙蘭桂椒
楚辭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明齊淩

酒儀禮嘉薦
淖明齊淖酒
樽酒簋貳權載之文樽酒
簋貳涕零如雨
炙雞往

祭餘梅事
見弔二

割股致祭祭者烏重脣既歿士二十餘人

斗酒隻雞曹邨感太尉橋元知已及後經過其墓自爲祭文曰承從容約誓之言

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哉

白粥生芻以白粥元酒生芻祭路世人哀之設位

沃饋人卒至宴餘乃設虛位沃饋之過墓奠祭黃

於墓側今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卮

食瓜遺奠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faint smudges and discolo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with visible stitching or staples.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a dark, irregular vertical stain running down the left edge. There is also a small, dark, irregular mark near the bottom center of the page.

食瓜美愴然悼之
輟食瓜奠於靈座
敕饌往祭
高上廉卒方寒食敕尚宮以食四輦往祭

命使弔詞辛雲京卒及薨命使弔詞時將祭者七十餘幄喪車餘畧乃得去遣使

設祭明皇幸蜀一日登高山望秦川謂高力士曰吾聽張九齡言不至此遣使祭之

祭奠二

文唐韓愈祭亡友柳子厚文曰嗟嗟子厚而至然耶

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

見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

物之生不願爲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

帶羈玉佩瓊裾大放厥詞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

者表表愈偉不善爲斷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

附錄
卷一百八十二

祭典

十三

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片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已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而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尤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 宋蘇軾撰哲宗祭司馬溫公文曰元豐之末天步維艱社稷之衛內外所屬惟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泰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紀綱畧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

太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又祭歐陽文忠文曰公之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所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雖不可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歿也赤子無所仰庇而朝廷無所稽疑君子無與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魍魎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於請宅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

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惟厭世之溷濁
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違昔我先君懷寶
避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受教門下者十有六
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而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
人以忸怩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止以爲天下慟
而下以哭吾私 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曰嗟夫師魯
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挾四海而無
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獮之窟麋鹿之羣
尤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與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
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

在乎天而不在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扼艱屯舉世皆
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
用捨進退屈申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
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旣以能通
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
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
難忘言不可究嗟夫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
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子之所爲後世師法
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脩此一樽冀以慰子聞
乎不聞 又祭蘇子美文曰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

變化兩電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子觴 朱元晦祭劉恭父樞密文曰嗚呼天胡付公以瓌奇俊偉之材而不并假以耆耄期耄之壽胡位公以樞密藩屏之重而

不遂昇以彌綸輔贊之權使功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則抱憂歎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聲而相弔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漣者也嗚呼惟公生有異賢早擢巍科退而自保弗競弗譁屈首受書典學於家內充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朝遂掌綸綍獻納綢繆訐謨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屈帝眷弗豐報政三年鄒魯其風帝曰來歸本我兵柄曾不幾時咨以大政公奮其庸帝虛以聽張磔宏網塞絕僭令道直身危突不暇黔出臨兩鎮威憚恩漸適嬉於堂遽哭於苦恩詔起之有竦其詹公卧弗承帝悉其孝

曰究汝哀來觀來教公言益切公守不撓再撫於潭亦顯其效乃遷建業民病以饑公不寢食起坐嗟咨方畧旣張惠術四施曾有流莩化爲充肥帝嘉乃勲加勞進律倚毗方深遽告以疾忠無隱情諫有遺筆帝驚罷朝悼此良弼嗚呼我以孤童來託公家公不我鄙勸道有加公姿鸞鵠我性麀麀豈無異同卒莫疵瑕公之知我亦晚而最迨其永歸手札告戒褒德撫孤古昔所艱并以諉我我其敢安念昔帝師爲國死義亞傳承之夷險一致屏山雖隱亦豈忘世公龔其傳克廣無替矧予之懷竊究終始願言思公曷其有已嗚呼昔誦離騷舉公

觴兮今拜以哭酌公堂兮私情公議兩怛傷兮神靈不昧尚克鑑予之衷腸兮又祭劉恭父樞密文曰在昔歲次公病欲絕自力爲書來告永訣上言國家讐恥未雪冢骨易枯此恨難滅次念遣阡豐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孤羈貫在列謂我教之他靡顧謁三復悲號心膂貫徹聞公是日三簡并拆拜疏千言忠憤是洩我雖不武實擊其節又惟公家忠孝閎闊紀德銘功曷取凡劣諒以孤生幼稚禍孽蒙被前恩欲報罔竭故畧其愚以累斯碣方將涉筆敘次鋪列屬其來西曠日引月迄今乃成事偉詞拙遠薦陳之如聽予決想像

兩公感涕推咽顧念滯留塵土羈紲莫相嗣入講貫劇切以此負公一飯再噎頃爲迎師寄此筆舌比聞授受稍契磁鐵尚其不厭習久而悅卒大公門緩此憂懃山瓢往酌野藪并設老淚如傾遠寄情血又祭張敬夫殿撰文曰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而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

其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名賓佐而與訣委符節以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爲報尚精爽其鑒茲又祭張敬夫文曰自孔孟之云遠舉學絕而莫繼得周張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脗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

沙金卷一百八十二
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不
又有始所共嚮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擠而晚得其
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不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
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祕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
之義以兄之明固以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切窺
其一二也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
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
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
則交需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
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

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
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脩身補過
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
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尚有以輔予
之志也 又祭呂伯恭著作文曰嗚呼天降害於斯文
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爲又至於不
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
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
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誰爲之箴過將誰爲之督耶
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

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曾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人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澹寡慾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節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歆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闊廓既海納而淵澄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先訓詔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討論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

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遭疾而言歸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摠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惻 又祭鄭自明文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觀時俯仰隨勢前却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偉哉自明之爲人信所謂喧啾百鳥之羣忽見秋天之一鶚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

憂天下之心其揖讓人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從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嶢嶢嶽嶽明王所爲虛心而嘉歎羣公所爲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爲喜幸而心開邪黨所爲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爲人凜乎其有古爭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措之鄒陳之間而無忤者也夫何天命之不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吊之交錯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忘跪陳情於一酹詞與淚以俱傷

賻贈一

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贈 穀梁傳曰車

馬曰賻貨財曰賻注賻覆也車馬覆載人也賻助也所以助營凶事 **增**通典曰凡賻使者立於大門外之西

東面從者以篚奉元纁束帛立於使者之西南俱東面凡賻通貨賻相者入告主人立哭相者進主人前東面受命出詣使者前西面曰敢請事使之從者以篚進詣使者前西向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某封某官某子使某賻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相者引使者入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止哭使者少進東面曰某封若某官使某賻主人哭再拜使者少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使者出主人送拜

原副意

白虎通
助也
贈者
赴也
所以
助生
送死
追思
終副
至意
也

貴誠禮伯高

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
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注云豐貴誠言
贈死

尸傳贈死不及補喪
周禮宰夫供賻贈并器幣凡諸

書方書贈於方書遺於策 司費禮乎喪不能賻 帛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不問其所費

布注旅下土也使歸四方布用幣三元三纁廣

贈用制整元繡束幣也
脫參檣之弓囊入而哭之及使

子貢脫驂而賙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

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言人遇於

盡哀是以恩厚待我戎爲之衣是以恩有施惠遺

緝之令遺縑而已或問之曰交友之難也

100

18

古今圖書集成
人事典
卷一百一十五
各子

車上角照
陳路車
陳乘黃
禮陳乘黃大
庭北轡執圭
將命
給絹布

房元齡薨給以絹賜粟帛孔巢父卒賜其無親

之博者既受命坐委之擯京步襄漢原涉字仁先父

受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原以讓爲南陽太守時二

定十石死官財發送翠管一萬已日妻一受之以
產業涉乃讓南陽博送行喪廬家於是知名
何立

戒何受顧川守召丞掾作先書告子昭曰吾
王戎

辛本傳王渾爲涼州刺史卒故吏贈禮不入廟門禮

數百萬其子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

班諸兄弟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于

裴度贈裴度薨贈

李勣勣曾厚李勣卒帝曰勣奉忠事親孝歷三朝未

有司其令丞爲冒鄭餘慶卒帝知其貧特
賜市立

厚贈之
給俸爲贈
給一月俸料爲贈
與有力

禮儀典
出監貢為卷一百八十一
三
三

厚崔敦禮卒高宗為舉哀
厚雲龍門生者曰祿尤厚
者曰歸也求之非正也
歸之正也求之非正也
麥舟助葬次丹陽見公遣子堯夫至姑蘇取麥五百斛
夫以麥舟與之帶丹陽時無郭元振無可告舊乎曰曼卿三
喪未舉方帶之竟
夫曰付之矣
資錢治喪
會之無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
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其姓氏
謁魏守王公祐求資以辦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
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就舍召吾且為子謀之蓋其資得
白金百兩錢數萬以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
過
後漢書曰魯恭字仲康父期為武陵太守卒於官恭年
十二晝夜號踊聲聞郡中賻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

人又羊續為南陽太守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遺
書薄斂不受賻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賻百萬府丞焦
險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叔太山太守以府賻
錢賜續家齊書曰張稷所生劉先假葬琅邪黃山建
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
之
啟遵教命不受訟
嘉美之從其所請
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綠司馬竺起人得活爾等必
報其子后起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
以爲賻披
牛被而反
賻贈三

增詩宋蘇軾贈李憲仲哀詞并敘曰同年友李君諱惇
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軾不及與之遊也而識其
子廌有年矣廌自陽翟見余於南哀泣曰吾祖母邊母

禮儀部
賻贈

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饑寒爲戚顧四
喪未舉死不瞑目矣適故人梁先吉老聞余將歸耕陽
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爲贖辭之不可乃以遺廬曰此亦
仁人之餽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廬者庶幾皆有以
助之廬年二十五其文曄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也哉
詩云大夢行當覺吾年特未滿遑哀已逝人長眠寄孤
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鹽車困騏驎烈火廢圭瓚
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罕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
生寓大塊死者誰不窹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暖惟衣
助孝子一漑滋湯早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 又贈

章默并敘曰章默居士字李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棄
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干有父母兄弟之喪貧不能
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悼焉是有以
少助之又取其言爲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詩云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鄰里夜泣腐茵席前
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願求
不毛田親築曉夜室難從王孫裸未忍夏后聖五陵多
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則難甘就貧友乞不辭毛髮
施行自丘山積此志苟朝遂夕死真不減誓求無生理
不踐有爲迹棄身屍隄林鳥鳶任狼藉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為葬備多陳省納喪服小記云陳而省納之可也省陳有形無實形無實示民不用也

挽歌一

增纂文曰薤露今人挽歌 續漢書禮儀志曰禮登遐羽林孤兒已俞摧歌者六十人 晉書禮志曰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以為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挽歌摯虞以為挽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眾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

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

挽歌二

原干寶搜神記曰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歌詞有薤露蒿里二章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稀滅也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又有長歌短歌言壽命長短不可妄求 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葬給挽歌六十人諸公及開府給三十人 謝綽拾遺錄曰太祖嘗召顏延之傳詔

頻日尋覓不值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
依旨訪覓果見延之在酒肆裸身挽歌了不應對他日
醉醒乃往 宋書范晔爲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王大
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晔與司徒左曹屬王琛
及弟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彭城
王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 梁書謝幾卿普通六年
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卿啟求行擢爲藻軍師長
史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宅中
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
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醉則執鐸

挽歌不屑物議

增北史曰文宣帝喪朝士多作挽歌

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等不過一二篇惟盧思道得
八篇故時號八挽盧郎 承天皇帝倓追號迎喪既至
李泌爲挽詞二解述倓志命挽士歌之 衛國文懿公
主薨帝素所愛自製挽歌羣臣畢和 代宗皇后獨孤
氏薨詔羣臣爲挽詞帝擇其尤悲者歌之 東坡云歲
在庚辰六月予與少游相別於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
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予以爲少游齊生
死了物我戲出此語其言過矣此言惟淵明可以當之
少游因遷謫而作此詞豈若是乎 廣異記沈亞之夢

為秦穆公幼女弄玉壻公主死應教作挽歌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白日聞簫處高樓明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 姚合謂沈亞之曰吾玉女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聞宮中出輦鳴笳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問客作挽歌詞生應教為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朱帳擇地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喜之及寐能記其事

挽歌三

原虞賓

田歌

左傳曰吳與齊戰齊人公孫夏將戰命其徒歌虞賓杜預注云虞賓葬歌示必

鄉自斃者挽至宮不敢哭故為此歌以寄哀音
松雲 薤露 竟虛存雲松方靄露風草已聲原 溫子
昇相國清河王挽歌曰高門詎改轍曲 鈴唱 紼謳
治尚餘波何言吹樓下翻成薤露歌 曲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武陵王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
苦司馬彪注曰紼引疎索也斥慢緩不齊促急也 梁會
引紼所有謳者為人用力慢緩不齊促急也 梁會
袁遊 洛水倡樂畢極終於大將軍梁商三月十五日會
敗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鵠鵠哀山中流淚 裴
好令左右行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
桓伊挽歌 傅元哀詩 裴啟語林云袁山松善音樂舊
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醉難曲辭疎質山松好
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謂
之三絕 泉室冥冥長夜臺 增延年二曲 思道八篇
禮義部 謝靈運集卷二 八 挽歌

並詳挽歌二

挽歌四

增州人歌挽

韓文董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蜀流洋洋有闕其郭聞道歡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

公在喪車

自制挽歌

詳挽歌二

夢作挽歌

詳挽歌二

門生輓送

漢記鄧弘薨皇太后臨其喪皆曰門生輓送

挽歌五

原詩

古挽歌辭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結

人死一去何時歸

又曰萬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

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魏繆襲挽歌

詩曰生時游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

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
形容稍歇滅齒髮行長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又挽歌辭曰壽堂何冥冥長夜永無期欲呼舌無聲欲
語口無辭 晉陸機挽歌辭曰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
泰素驂停轡軒元駟驚飛蓋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
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旆悲
風鼓行軌傾雲結流藹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 又
挽歌辭曰魂衣何盈盈旗旒何習習父母拊棺號兄弟
扶筵泣靈輜動轆轤龍首矯崔巍挽歌挾轂唱嘈嘈一
何悲浮雲中容與飄風不能迴淵魚仰失梁征鳥俯墜

禮儀部

附錄負山卷一百八十二

挽歌

元

飛 又王侯挽歌辭曰孤魂雖有識冥漠難爲符操心
元芒內注血貽鬼區 又士庶挽歌辭曰陶犬不能吠
瓦雞焉能鳴安寢曾丘下時聞板築聲 又挽歌詩曰
中閨且勿諠聽我薤露詩生死各異倫祖載當有時舍
爵兩楹位啟殯進靈輜餞飲悵莫反出宿歸無期 又
挽歌詩曰重阜何崔巍元廬竄其間磅礴立四極穹隆
放蒼天側聽陰溝涌卧觀天井縣壙宵何遼廓大暮安
可晨人往有返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
鄰昔爲七尺體今成灰與塵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
豐肌享螻蟻妍姿永夷泯壽堂延魑魅虛無自相賓螻

蟻爾何怨魑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爲陳 又
傅元挽歌辭曰人生豈能百哀情數百端不幸嬰篤疾
凶候形素顏衣衾爲誰施束帶就闔棺欲悲淚已竭欲
辭不能言一去永不返長夜何漫漫 又挽歌曰靈坐
飛塵起魂衣正委移茫茫丘墓間松柏鬱參差明器無
用時桐車不可馳平生坐玉殿歿歸幽都宮地下無滿
期安知秋與冬 又挽歌曰路柳夾靈輜旛旒隨風征
車輪結不轉百駟齊悲鳴 宋陶潛挽歌曰有生必有
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
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天不復知是

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
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醕生浮蟻何時
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旁欲語口無音欲視眼
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
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
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崔嵬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
幽室一以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
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
何所適託體同山阿 北齊祖孝徵挽歌詩曰昔日驅
駟馬謁帝長楊宮旌懸白雲外騎獵紅塵中今來向漳

浦素蓋轉悲風榮華與歌笑萬事盡成空

君王原劉

禕之孝敬皇帝挽歌詩曰戒奢虛蜚輅錫號紀鴻名地
叶蒼梧野途經紫聚城重照掩寒色晨飈斷曙聲一隨
仙驥遠雪露愁陰生

增

唐鄭丹明皇挽歌曰律曆千

年會車書萬里同固期常戴日豈意厭觀風地慘新疆
理城推舊戰功山河萬古壯今夕盡歸空 又肅宗挽
歌曰國以重明受天從諒闇移諸侯方北面白日又西
馳龍影當泉落鴻名向廟垂永言青史上還見載無爲
李端代宗挽歌曰祖庭三獻罷嚴衛百靈朝警蹕移
前殿宮車上渭橋寒霜凝羽葆野火咽笳簫已向新京

兆誰云天路遙 白居易德宗挽歌曰執象宗元祖貽
謀啟孝孫文高柏梁殿禮薄霸陵原宮仗辭天闕朝儀
出國門生成不可報二十七年恩 又曰虞帝南巡後
殷宗諒闇中初辭鐘鼎地已閉望仙宮曉落當陵月秋
生滿旆風前星承帝座不使北辰空 又曰夢減三齡
壽哀延七月期寢園愁望遠宮仗哭行遲雲日添寒慘
笳笙向晚悲因山有遺詔如葬漢文時 劉禹錫德宗
挽歌曰出震清多難乘時播大鈞操絃調六氣揮翰動
三辰運偶升天日哀深率土人瑤池無轍迹誰見屬車
塵 又曰鳳翼擁銘旌威遲異吉行漢儀陳祕器楚挽

咽繁聲駐紼辭清廟凝笳背直城惟應晉內傳知是向
蓬瀛 元稹順宗挽辭曰不改延洪祚因成揖讓朝謳
歌同戴啟遏密共思堯雨露施恩廣梯航會葬遙號弓
那獨切曾感昔年招 又元稹憲宗挽歌辭曰國付重
離後身隨十聖仙北辰移帝座西日到虞泉方丈言虛
設華胥事渺然觸鱗曾在宥偏哭墮髯前 張祜憲宗
挽歌曰嗚咽上攀龍昇平不易逢武皇虛好道文帝未
登封壽域無千載泉門是九重橋山非遠地雲去莫疑
峯 白居易奉敕撰進開成上行皇帝挽歌曰晏駕辭
雙闕靈儀出九衢上雲歸碧落下席葬蒼梧莫晚餘堯

曆龜新啟夏圖三朝連棟夢從古帝王無 又曰嚴恭
七月禮哀動萬人心地感騰秋氣天愁結夕陰鼎湖龍
漸遠濛汜日初沉惟有雲韶樂長留治世音 宋王元
之太宗挽歌曰卜世知無極上仙安可尋祝堯違衆望
傳啟合天心陵柏蕭騷韻階茅寂寞陰何人開殿閣塵
暗九絃琴 又曰日到虞泉路天從杞國崩去年壽寧
節今夕永熙陵薤露悲風起松阡苦霧凝龍髯攀不及
千古恨難勝 王安石仁宗挽詞曰去序三朝聖行崩
萬國天憂勤無曠古治洽最長年仁育齊高厚哀思罄
幅員欲知千載美道德冠遺編 又曰憑几微言絕羣

臣涕泗揮哀號三級陞縞素九重圍天上仙遊遠宮中
御座非最悲帷幄侍不復未明衣 又曰厭代人間世
收神天上遊遽然虛五座不復望殊旒待旦移巾幘
人改膳羞尋常飛白几寂寞暗塵浮 又曰同軌羣方
至因山七日催永違天日表空有肺肝摧帳殿流蘇捲
鈴歌薤露哀宮中垂曉輶西去不更回 歐陽修仁宗
挽詞曰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爲家六龍白日
乘雲去何待金錢買道車 又曰都人擾擾塞康莊西
送靈車過苑牆金鼎藥成龍已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又曰素幘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

梧望雲在昭陵洛水東 又曰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
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座惟應魂夢到鈞天 黃
庭堅神宗挽詞曰文思昭日月神武用雷霆制作深垂
統憂勤減夢齡孫謀開二葉末命對三靈今代誰班馬
能書汗簡青 又曰鈞築收賢輔天人與聖能輝光唐
六典度越漢中興百世神宗廟千秋永裕陵帝鄉無馬
跡空望白雲乘 又曰昔在基皇極師臣論九疇丘陵
忽爲谷天地不藏舟河洛功無憾幽燕策未收嗣皇朝
萬國任姒正興周 葉適高宗挽詞曰何止超前代功
隆道更尊幾同造區夏還復整乾坤黃屋堯年度青山

禹穴昏遺民猶望幸淚血灑中原 朱熹孝宗挽章曰
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遽移丹極仗便上白雲鄉九
月哀同切孤臣淚特滂詎因逢舜日曾得廁周行但憶
彤墀引頻趨黼坐旁哀華叨假寵縞素識通喪似用鹽
梅契還嗟貝錦傷戴盆驚委照增秩待行香手疏攄丹
悃衡程發阜囊神心應斗轉吳令亟風揚未答隆儒厚
俄聞脫蹠翔此生知永已沒世恨空長 宋御製寧宗
挽詞曰冲淡疑金永憂勤失寶丹講餘曦已午班促漏
方殘濟野雲生暗蒼梧日轉寒列朝從藝祖天闕會金
鑾 又曰仙御賓空日龍飛杳杳間五霞呈瑞彩九虎

敞重關寶輦扶蒼鶴雲韶擁玉班千年棲佛地今日覩
天顏 元王憚奉挽世祖皇帝詩曰灤水龍飛日長楊
羽獵時天顏幾五見兩淚遠雙垂化日中天赫陰雲萬
里馳何由知帝力耕鑿樂雍熙 又曰去歲回鑾輅旌
麾擁萬靈今春辭書契弓劍闕泉扃黼袞虛瓊島雲龍
慘帝庭詞臣思補報淚濕簡編青 明王英仁宗挽詞
曰歲宴橋山路風淒薄暮天珠襦函夜月石馬鎖寒煙
尊謚高千古陵祠享萬年遺民念恩澤猶想奏薰絃
王直景陵挽歌曰苦霧纏丹旄陰雲擁翠旗山川皆斂
色草木亦含悲雨泣千官送風號萬國隨蕭蕭笳吹發

不似奏韶時 又曰靈御陪仁考仙遊侍太宗珠丘連
翠殿玉匣闕元宮海宇攀號切天庭陟降同遙知六龍
駕長度五雲中 李東陽孝宗挽歌曰此日真何日陰
雲掩上台晦冥天色變嗚咽水聲哀舊恨齊山嶽遺恩
徧草萊萬方同一慟痛哭轉成雷 又曰聖德同天縱
皇圖與日升乾維中斷絕坤軸乍崩騰輦蓋辭雙闕河
山護六陵生成直罔報攀送竟何能 又曰恭己同虞
帝祇台比夏王內庭無女謁外園絕禽荒富有天和養
終期曆數長彼蒼何弗弔民物共摧傷 又曰聖道通
三極王言似六經面開天日表書作虎龍形杞國憂方

劇華胥夢不醒萬年金匱在遺訓炳丹青 又曰鶴髮
承顏日龍樓問寢辰兩宮同奉養九廟極精禋孝可通
金石誠能動鬼神徽稱高萬國垂憲及千春 又曰畎
畝蒼生念閭閻白屋情覽章時曷日露禱必深更歲旱
憂疑獄天寒憫戍兵尚遺寬卹詔朝野共吞聲 又曰
極意窮幽隱虛懷仰治平近臣常造膝閣老不呼名道
合君臣義恩深父子情化機元不偶天意竟何成 又
曰玉几終宵坐彤闈徹曉通孫謀思祖訓家教託儲宮
天語丁寧際龍顏髮像中此身真隔世地下倘相從
又曰海宇熙平日乾坤夢幻間虹流始華渚龍卧已橋

山堯英驚新換湘筠憶舊斑翠華天上去無路可追攀
又曰靈駕歸何處茂陵西更西日輪埋地軸雲路隔
天梯月迫鳴鸞靜山圍簇仗齊元宮松柏裏瞻望轉淒
迷 李東陽大行皇帝挽歌辭曰北闕南都象鎬豐我
皇身自際時雍祇應龍種如高帝何止虬髯似太宗草
木有情皆長養乾坤無地不包容因思二十年前事長
躡仙班侍九重 又曰聖朝偃武修文日共道王言似
六經宋史重施新袞鉞孔庭增飾舊籩鉶垂衣共仰升
龍象賜墨皆成翥鳳形回首茂陵松柏樹春來還向裕
陵青 毛紀武廟挽歌曰玉輦今何處宸遊事已空淚

多湘水竹悲切鼎湖弓汗簡千年後釣天一夢中空餘
舊戎帳金甲凜霜風 吳國倫世宗挽章曰只怪釣天
夢未通帝星遙夜燭冥蒙金輿罷幸三芝館玉几深憑
五柞宮遺詔普天俱朔雪望靈何地不悲風鼎湖自有
雲龍會虛使千官泣墮弓 又曰載筆曾趨供奉班江
湖猶自憶龍顏宮雲不散神仙仗禁月常飄玉女環似
有飛輪馳帝座不知遺劔在人間千門望幸渾無計却
恨蓬萊使未還 唐盧思道彭城王挽歌詩曰旭早
禁門開隱隱靈輿發纔看鳳樓迴稍視龍山沒猶陳五
營騎尚聚三河卒容衛儼未歸空山照秋月 唐白

居易太子挽歌曰剪葉藩封早承華冊命尊笙歌辭洛
苑風雪蔽梁園鹵簿凌霜宿銘旌向月翻宮僚不逮事
哭送出都門 元安南國王陳益稷挽卜鄰吉歹河南
王詩曰哲人萎矣棟梁傾回首西風涕暗零三世功名
今古史百年過客短長亭手扶紅日名猶在身就黃梁
夢不醒記取汾陽舊勲業紫薇留種繼芳馨 明方孝
孺懿文太子挽詩曰盛德臨中夏黎民望彼蒼少留臨
宇宙未必媿成康宗社千年恨山陵後世光神遊思下
土經國意難忘 文華端國本潛澤被寰區雲繞星辰
劔春回造化爐變通周典禮寬大漢規模厭世嗟何早

洪鑑卷一百一十二
蒼生淚欲枯 監國裨皇政憂勞二十年龍樓方愛日
鶴馭遽賓天已失羣生望空餘後世傳長江一掬淚流
恨繞虞淵 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鼎龜懸寶命笙
鶴動哀音誰紹三王治徒傾四海心關中諸父老猶望
翠華臨 三朝兼庶政仁孝感嬰孩萬歲千秋志經天
緯地才未登辰極定忍見泰山頽聖子承皇業能舒四
海哀 懿文光典冊善美過昭明曆數歸元子哀榮動
聖精神靈遊帝所陵寢鎮天京諫德南郊在千秋有頌
聲 淵默師成憲端嚴信若神承天行日月與世作陽
春銳意思寬政溫顏訪老臣至今江海士猶想屬車塵

斥土開瑤殿因山近翠微神真離鶴禁天淚濕龍衣
日月還丹闕風雲送六飛太平皇業固清廟詠光輝
僚友 唐上官儀謝都督挽歌曰漠漠佳城幽蒼蒼松
檣暮魯幕飄欲卷宛駟悲還顧楚鏡繞廬山胡笳臨武
庫悵然郊原靜煙生歸鳥度 駱賓王樂大夫挽歌曰
蒿里誰家地松門何代丘百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返
照寒無影窮泉凍不流居然同物化何處欲藏舟
唐賈島挽孟寂詩曰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
年今日春光君不見杏花零落寺門前 宋歐陽修挽
老泉詩曰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旄俄聞反舊閭諸老誰

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于兩鄉
人會葬車獨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蘇軾
挽張文潛詩曰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方推德業餘每
見便吟曹植句至今傳寶魏華書濟南名士新凋喪劔
外生祠已潔除欲寄西風兩行淚依然喬木鄭公廬
又挽孔長源詩曰小堰門頭柳繫船吳山堂上月侵筵
潮聲半夜千門響詩句明朝萬口傳豈意日斜庚子後
忽驚歲在己辰年佳城一閉無窮事南望題詩淚灑牋
又挽姚莊田詩曰京口年來耆舊衰高人淪喪路人
悲空聞韋叟一經在不見恬侯萬石時貧病只知爲善

樂逍遙却恨棄官遲七年一別真如夢猶記蕭然瘦鶴
姿 王介甫挽司馬溫公詩曰元祐開皇極功歸用老
成推深萬物表不命四時行日者傾三接天乎奠兩楹
堂堂寧復有埋玉慟佳城 又挽韓忠獻詩曰心期自
與衆人殊作相知非淺丈夫獨幹斗杓環帝座親扶日
轂上天衢鋤耨萬里山無盜袞繡三朝國有儒喪氣忽
隨秋露盡謾憑陳迹在龜趺 又曰兩朝身與國安危
典策哀榮此一時木稼早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
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勲在鼎彝幕府少年今白髮
傷心無路送靈輜 又挽賈魏公詩曰功名烜赫在三

朝經術從容輔漢條儒術早紆丞相紱戎冠再插侍中
貂開倉六堵流民復出甲甘陵叛黨銷甲第祇今空畫
像當時於此識風標 元楊維禎挽達兼善御史詩曰
黑風吹雨海冥冥被甲船頭夜點兵報國豈知身有死
誓天不與賊俱生神遊碧落青驪遠氣挾洪濤白馬迎
金匱正修仁義傳史官執筆淚先傾 王翰挽迭漳州
詩曰墨雲壓城天柱折長烽夜照孤城節劒血飛丹氣
奪虹銀章觸手紛如雪丈夫顧義不顧死泰華可摧川
可竭蕉黃荔丹酒滿壺千載漳人酹嗚咽 宮闈原唐
李百藥文德皇后挽歌曰徘徊兩儀殿悵望九成臺玉

輦終辭宴瑤筐遂不開野曠陰風積川長思鳥來寒山
寂已暮虞殯有餘哀 朱子奢文德皇后挽歌詩曰神
京背紫陌縞駟結行輶北去橫橋道西分清渭流寒光
向壠沒霜氣入松湫今日泉臺路非是濯龍遊 上官
儀江王太妃挽歌詩曰黃鳥悲歌絕椒花清頌餘埃凝
寫鄰鏡網結和靡魚銀消風燭盡珠滅夜輪虛別有南
陵路幽叢臨葉疎 崔融則天皇后挽歌曰霄陳虛禁
夜夕臨空山陰日月昏尺景天地慘何心紫殿金鋪澀
黃陵玉座深鏡奩長不啟聖主淚沾襟 又詩曰前殿
臨朝罷長陵合葬歸山川不可望文物盡成非陰月靈

中道軒星落太微空餘天子孝松上景雲飛
增唐韓愈大行皇太后挽歌曰一紀尊名正三時孝養榮高居
朝聖主厚德載羣生武帳虛中禁元堂掩太平秋天笳
鼓歇松柏徧山鳴 又曰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
地行新祭因山託故封鳳飛終不返劒化會相從無復
臨長樂空聞報曉鐘 又曰追攀萬國來驚衛百神陪
畫翼登秋殿容衣入夜臺雲隨仙馭遠風助聖情哀只
有朝陵日妝奩一暫開 包佶昭德皇后挽歌曰西泥
馳暉過東園別路長歲華惟隴柏春事罷公桑龜兆開
泉戶禽聲閉畫梁更聞哀禮過明詔制新喪 錢起貞

懿皇后挽詞曰淑麗詩傳美徽章禮飾哀有恩加象服
無日記高禔曉月孤秋殿寒山出夜臺通靈深眷想奇
鳥獨飛來 白居易昭德王皇后挽歌曰仙去逍遙境
詩留窈窕章春歸金屋少夜入壽宮長鳳引曾辭輦鸞
休昔採桑陰靈何處感沙麓月無光 宋宋庠應制挽
莊惠后詩曰嫵幄柔明訓堯闡保護賢別君長樂寢誰
給水衡錢謹疾方加膳收神亟去仙宸襟增服紀追報
煥終天 又曰昔帝推嬪則吾君賴母慈陪陵漢家葬
異室闕宮祠霧暗星軒隱天愁月御移翟車參享路無
復廟中期 又應制挽莊獻太后詩曰寶慈垂母訓一

紀御璿除地有占沙舊天仍補石餘軒星淪夕緯翟輅
去宸居異日金滕啟方知復辟書 又曰盱眙身無憚
寒暄疾有加災生織女案魂斷濯龍車厥翬浮晨旭邊
蕭咽暝霞惟留長樂注刊美在皇家 汪藻挽隆祐太
后詩曰四紀居坤極三朝賴母臨德齊先后懿恩及聖
君深冊寶追崇德哀麻欲報心哀榮千古事誰復嗣徽
音 又曰慶源由魏國奉祀及宣仁盛德儀中壺私恩
絕外親長秋期不老厚夜忽無晨來歲桑桑綠誰臨繭
館春 明蘇祐昭皇聖太后挽章曰慈極空遺誥仙輦
去不還千官臨內殿萬姓哭深山雉扇秋新掩龍髯歲

久攀併將江上淚霑灑泰陵間 王維禎孝烈皇后挽
歌曰範內留芳訓扶天有駿功仙遊知跨鳳聖念爲當
熊玉佩虛無裏蒼雲悵望中宜春花照眼淚灑舊時叢
原 隋盧思道樂平長公主挽歌曰妝樓對馳道吹臺
臨景舍風入上春朝月滿涼秋夜未言歌笑畢已覺生
榮謝何時洛水湄芝田解龍駕 唐上官儀故北平公
主挽歌曰木落園池曠庭虛風露寒北里清音絕南陔
芳草殘遠氣猶標劒浮雲尚寫冠寂寂琴臺晚秋陰入
井幹 又高密長公主挽歌曰湘渚韜靈跡娥臺靜瑞
音鳳逐清簫遠鸞隨幽鏡沉霜處華英落風前銀燭侵

寂寞平陽館月冷洞房深
崔顥詩曰鸞鏡埋塵罷
曉妝琴心猶憶鳳求凰雨消巫峽夢回早花落武陵春
去忙 宋神宗挽公主詩曰海闊三山路香輪定不歸
帳空閑翡翠佩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雲散舞衣都
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 又曰春風寒魯阮明月斷秦
簫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消 又曰歌鐘雖不館桃李
不成春水折空還沁樓高亦隔秦 蘇軾胡完夫母周
夫人挽詩曰柏舟高節冠鄉鄰絳帳清風聳縉紳豈似
凡人但慈母能令孝子作忠臣當年織屣隨方進晚節
稱觴見伯仁回首悲涼便陳迹凱風吹盡棘成薪 又

挽毅父妻曰結褵記初歡同穴期晚歲擇夫得溫嶠生
子勝王濟高風雙賓友古義仍兄弟從君吏隱中窮達
初不計云何抱水疾俯仰便一世幽陰淒房櫳芳澤在
巾袂百年縱得滿此路行亦逝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益
涕君文照今古不比山石脆當觀千字誅寧用百金瘞
又挽余主簿母詩曰閨庭蘭玉照鄉閭自昔雖貧樂
有餘豈獨家人在中饋却因麟趾識關雎雲輶忽已歸
仙府喬木依然擁舊廬忽把還鄉千斛淚一時灑向老
萊裾 又挽子容母曰蘇陳甥舅真冰玉正始風流起
頽俗夫人高節稱其家凜凜寒松映修竹雞鳴爲善日

日新八十三年始一晨豈惟室家宜壽母實與朝廷生
異人亡軀徇國乃吾子三仕何存知愠喜不須擁笏強
垂魚我視去來皆夢耳誦書相挽真區區墓碑千字多
遺餘他年太史取家傳知有班昭續漢書 王廷珪挽
內詩奔月姮娥魂已清錦囊空貯誥封榮穆家酥酪盈
門貴謝氏芝蘭滿砌生風散采雲生碧落霜飄寒菊墜
紅英佳城萬古淒涼地隴水東流徠化聲 汪彥章詩
曰壽母膺芝誥名郎戲綵衣凱風方欲報朝露忽先晞
仙行三千滿人生七十稀閑居他日賦應愴板輿非
黃庭堅詩曰剪髻賓筵盛齊眉婦禮閑謂宜俱白髮忽

去伴青山大夢驚蝴蝶何時識佩環哀歌行欲絕丹旌
兩班班 陳後山代南豐作挽詞曰主家十二樓一身
當三千古來妾命薄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
陽阡忍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
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落葉風何急山空花自
紅捐世不待老惠妾無其終一死尚可忍百歲何當窮
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向
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

塚墓

為丘壠也其大若山其樹若林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
以此為死則不可是故大墓無不掘者而世爭為之豈
不悲哉 禮論曰問君將臨墓主人先以除身無服將
若不哭主人當哭否賀循答之云凡君臨臣民皆須先
君哭禮也此際君宜哭則主不敢以哭犯君耳 唐書
新語曰開元中集賢學士徐堅葬妻問兆域之制於張
說曰長安神龍之際有黃州僧弘道通鬼神之意而以
人事參之僕嘗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
其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為土界又一丈
一尺為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

年而一暴當其遂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
以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闊而上斂其中項
謂之中樵中樵欲俯欹而傍煞墓中米粉為飾以代石
堊不置瓠瓠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為怪
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
不潤不置羽毛以其近於屍也鑄鐵為牛豕之像可以
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置之墓內以昭神道僧泓
之說如此 圍墓書曰大墓天剛嚴父之門八將之首
位處乾尊欲得連壇隱軫然如亂雲望之巖巖絕而復
連小頃大起千里相牽壽過期頤世世登仙 又曰望

之如飛電即之如鳥驚法出勇士伏節御兵 又曰夫欲依山葬者其山連延百里不絕一高一下小頃則大欲出公卿若三重之山望之似城郭多諸越別者亦出公卿如新月形在腹中葬冢之所若至日沒見日光者出封侯 又曰凡相山陵之法山望如龜狀者出公卿代代不絕封侯山望如龍狀有頭尾蜺蛇者葬之出三千石凡依山作塚皆當立此東為利得山之形力也山如龜形又巍巍直上如鬬狀出二千石 又曰欲知貧富塚陵肥薄狀如馬形草木茂盛色黃紫皆富也塚陵多傷缺土色赤白地瘦草木黃赤不茂或多細石皆貧

相冢書曰冢欲得見郡縣城郭欲得連屬長長無極冢青氣鬱鬱出二千石赤氣出公卿白氣出刑戮黃氣出封侯欲得雌龍地多子孫不用雄龍塚武子塚 又曰凡葬於龍耳出貴侯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傘山葬之出二千石

塚墓二

增禮記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不識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也古

不脩墓

原

晉趙文子與叔譽觀於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井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親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增

晏子曰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告之曰據忠臣愛我欲厚葬之高大其壟晏子對曰不可公遂止 吳書曰孫堅家在富春葬於東城塚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 晉書曰金鄉縣北鑿石為塚云得白蛇白兔及得金故曰金鄉 後魏書曰李冲字思順高祖時為尚書僕射卒葬

覆舟山近杜預塚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經冲墓左右以聞高祖卧病望墳掩淚 宋書曰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半減職裁卿校而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後子孫遂昌 齊書曰柳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有常坐處及卒墓工圍墓取其坐處焉 李錡叛有司請毀錡祖父廂墓盧坦上言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錡故可累五代祖乎乃不毀 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更名山曰會稽因死葬焉穿地深七尺上

無瀉泄下無流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圍方一畝
華陽國志曰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名蠶叢其目縱死
作石階石棺國人化之故俗以石棺槨爲縱目人塚
蜀有五丁能移山舉萬鈞其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
十鈞爲墓誌 蜀遣使朝秦秦惠王許嫁五女於蜀蜀
遣五丁力士奉迎蛇山崩同時厭殺五丁及秦五女蜀
王痛傷命名曰五婦塚今其人或名五丁塚 世說曰
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母亡安墓不盈百步時人以爲
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陵今涉漲去五十里皆爲人居家
桑田 烈士傳曰羊角哀葬友人左柏桃與荊將軍塚

比他日角哀夢柏桃語已曰蒙子之惠而獲原厚葬荊
將軍自以豪欲役伏吾吾不聽與連戰不勝期十五日
大合戰以決勝負得子則勝不得則負之矣角哀至期
日陳兵詣其塚上 三輔決錄曰趙嘉年三十餘有重
疾七年不藥乃爲命救兒曰丈夫生一世處無箕山二
公之操仕無伊摯呂尚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聊立
一圓石樹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
時命也奈何後病愈 三秦記曰昭帝母鈞弋夫人居
甘泉宮三年不返遂死即葬之以千人營葬故有千人
葬名曰思合墓 宋記曰齊宣帝墳塋在武進縣常有

雲氣氤氲入天元嘉中望氣者稱此地有天子拾遺
記曰南尋之國其死者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爲墳羣獸
爲之窟穴不封不樹幽明錄曰漢末大亂潁川有人
將避地他郡有女年七八歲不能涉遠勢不兩全道邊
有古塚穿敗以繩繫女下之經年餘還於塚尋覓欲更
殯葬忽見女尚生父大驚問女得活意女云塚有一物
於晨暮徐輒伸頭翕氣爲試效之果覺不復飢渴家於
塚尋索此物乃是大龜孫鍾吳郡富春人堅之祖也
與母居至孝篤信種瓜爲業忽有三年少詣之乞瓜鍾
爲設食臨去曰我司命也感君見知何以相報此山下

善可作塚復言欲連世封侯而數世天子耶君可出百
步後顧見我去處是墳所也山下行百步便顧悉化成
白鶴而去述異記曰南康郡鄧德明常在豫章就雷
次宗學家在東郊之外去史豫章墓半里許元嘉十四
年德明與諸生步月逍遙忽聞音樂諷誦之聲至夜白
雷出曰此間去人尚遠必鬼神也乃相與尋之遙至史
墓似聞墳下有管弦笑歌講誦吟咏之聲咸歎異焉
酈善長水經注智水東逕七女塚夾水羅布如七星高
十餘丈周圍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崩出銅不可稱
計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狀如偃月皆相通注謂

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 粉水有文將軍塚前有石虎
石柱甚脩麗閭丘羨爲南陽葬婦墓側將半平其域夕
夢文諫止之而羨不從後羨乃爲人所害 桓公塚西
有女水或云桓公女墓在其上故以名水甚有神焉化
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 續搜神記曰王伯陽家東有
一塚傳云魯肅墓伯陽婦喪平其墳以葬後數年伯陽
白日在廳事忽見一貴人乘肩輿從人馬數百徑來坐
謂伯陽曰吾是魯子敬安塚在此二百許年君何敢壞
吾塚因顧左右曳伯陽下牀以刀環築之數處而去登
時絕良久乃蘇築破處皆發沮潰尋死 異苑曰潁川

諸葛閭字道明墓在楊州莊將山之西每至陰雨塚中
輒有絃管之聲 荊州記曰霄城東南有單龍村村外
有單龍塚甚高大舊傳單龍能仰觀俯察少公之儔也
數稱劉氏當王聖公應其符聖公潛詣之因此起兵後
稱號于宛而龍卒故厚其葬 平固水口下數里有螺
亭一少女曾江畔乘小船採螺亭沙邊共宿夜聞騷騷
如軍馬行須臾見羣螺張口無數突來破舍噉此女子
同侶悉走上岸至曉方還但見骨耳收埋林際報其家
經四日間所埋處但見古塚亭十餘丈穹隆頂可受二
十人坐旁多螺新故相傳謂之螺亭 輿地志曰琵琶

圻有古墓半在水中甃有隱起字云琵琶筵云古龜云
凶八百年墮水中謝靈運取甃至京師時貴傳觀之
蘇州塚墓記曰宋青州刺史郁泰元性多仁恕德感禽
獸初葬之日羣燕數千銜土塚上今塚猶高大與他墳
有異鄉村歲祭祀至今不絕 上黨郡記曰令狐徵君
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即爲塚焉諸生尊師法而陪葬者
三百餘家松千樹大皆數十圍高四五十丈今俗名其
山爲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者是也 朱
虎城東二十里有柴阜其西南隅有魏獨行君子管寧
墓石碑猶存東北三十里柴阜東頭有魏徵士邴原墓

石碑猶存 丘淵之齊道記曰先是羸博二縣共界漢
武帝封禪割此作縣以供祀故曰奉高東南三十里有
延陵兒塚本云其高可隱今乃二丈餘俱是後人培之
伍輯之從征記曰齊襄王墓在汝水西墓西有僖公
墓東有四舊墓傳云黃市也墓皆方墓圓墳 伏滔北
征記曰姑孰九井山北十里山有吳人大將諸葛瑾墓
墓牆猶存西北十八里宜濱前墓是吳將甘寧墓也相
者云此墓有王氣孫皓鑿之 續述征記曰宿預州縣
水南大徐城古之徐國城北徐君墓季札解劍挂樹則
斯地也 奚仲塚在魯國縣東去縣二十五里山上因

名奚仲山下名奚仲亭 魯大夫叔梁紇塚在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四步名曰防塚民傳曰防墳於墳地微高 伯魚墓孔子塚東邊與孔子並大小相望子思塚在孔子塚南大小相望 師曠塚在右扶風名曰師曠山人民不敢上其山 楚武帝塚在汝南郡銅陽縣葛陂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 文信君呂不韋塚在河南洛陽城北邙山道西大塚是也民傳言呂母塚不韋先墓故其塚名呂母不韋死獲過於始皇矣民傳云不韋好經書皆以葬漢明帝朝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九上言臣聞昭王與不韋

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塚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塚視未燒詩書 唐書新語曰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及其葬也將穿塚筮者曰必有異應以旌善人果獲石堂其大如倉中堅四門入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之墓中其後終吉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

塚墓三

增爲圖

正位

周禮春官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 周禮春官冢人正墓位躡墓域

守墓

草青

血碧

北地多白草王昭君冢獨青胡人異之因名青冢 襄弘墓在偃師

弘周靈王賢臣無罪見殺藏其血三年化爲碧

陰堂

神宅

楊益州子集陰堂是夜古木非

禮儀部

周禮春官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

塚墓

塚曹操作上十二塚人欲發之不佳城沈約詩誰當

城望佳馬塚夏侯嬰宿草陳也劉孝標答劉沼

然不知音微未沐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泣

絕哭宅兆詳葬不登適墓不不歌適墓永安

通鑑安宅潛曹植誄窈窕元宇三光不牛岡

柳集牛岡馬塋晏氏類要青鳥羨門西京雜記

門中之神道文粹家門前開道建石柱以爲梁乃謂之

雲變態神道辨兆域周禮家王傳日月照臨于佳城煙

爲左居後有功臣居前除草木檀弓易墓非古也注

哭而行子路曰去國哭墓而行過則式墓則式遇

長夜臺阮瑀七哀詩冥冥九一抔土見山陵類

徐敬業移檄文一抔之原埽而待嚴延年母見延年

見壯子受戮也吾歸里樂請前公孫文子升于瑕丘

則欲葬焉遂伯玉曰吾子樂之石爲塚王隱晉書曹

北鑿石銅爲槨皇覽塚墓記關平陽公主後與主合

爲塚在華山葬時蒼頡塚皇覽尚平陽公主後與主合

發土得銅槨一枚蒼頡塚皇覽尚平陽公主後與主合

尺學書者皆蚩尤塚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紀之有赤

祭之如不絕昭王墓荆州圖記江陵縣東七十里

名爲蚩尤旗昭王墓荆州圖記江陵縣東七十里

官登樓賦所謂武侯墓梁山入山十餘里有諸葛武侯

西接昭丘是也武侯墓梁山入山十餘里有諸葛武侯

墓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壯士墓墓在

禮儀部禮儀部壯士墓墓在

禮儀部禮儀部壯士墓墓在

禮儀部禮儀部壯士墓墓在

云自表營洛陽城東首藏有大鯉續述征記碣山梁

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行一里許到藏中有數人水有大鯉魚靈異寶為

人不致犯有至藏者輒有獸噬之其獸似豹

龜魚拾遺記始皇塚中以石為松柏三輔故事秦始皇始

石為松柏白楊悲風詩詳覓羊燔榑秦始皇塚在驪山之

五里餘後項籍燒其宮觀關東賊發之又尋牛得地

牧羊兒亡羊羊入藏中持火覓羊燔其榑陶侃事詳以親相近周禮族墳墓注族類也謂地

牛眠注詳前掛劍之樹延陵季子挂劍埋玉之

泉庾亮事詳葬

塚墓五

原詩古墟墓詩曰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

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

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閭里欲歸道無因宋孝武拜衡

陽文王義季墓詩曰昧旦憑行軾濡露及山庭投步矜

履蹈舉目增淒清輶路滅歸軫淪闕負重扁深松朝已

霧幽燧晏未明長楊敷晚素宿草披初青哀往起沈泉

追愛慟中情竹帛憑年遠世範隨伏傾宋謝靈運經

廬陵王墓詩曰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含悽汎廣川

灑淚眺連岡眷言懷君子沈痛切衷腸道消結憤懣運

開申悲涼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柏

森已行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舉聲泣已瀝長歎不

禮儀部

塚墓

古

成章 齊隨郡王蕭子隆經劉瓛墓下詩曰升堂子不
謬問道余未窮如何辭白日千載隔音通山門一已絕
長夜緬難終初松切暮鳥新楊摧晚風 竟陵王蕭子
良同隨王經劉先生墓詩曰漢陵淹館蕪晉殄洙風缺
五都聲論空三河文義絕興禮邁前英談元踰往哲垣
井忽以平煙雲從容裔爾歎牛山悲我悼驚川逝 梁
沈約經劉瓛墓詩曰表閭欽逸軌式墓禮貞魂化塗終
眇默神理曖猶存塵經未輟幌高衡已委門華陰無遺
布楚席有靈樽 何遜行經孫氏陵詩曰水龍忽東驚
青蓋乃西歸竭來易永久年代曖湮微苔石疑文字荆

墳失是非山鶯空曙響壟月自秋暉銀海終無浪金鳧
會不飛聞寂今如此望望霑人衣 又悲行路孤墳詩
曰行路一孤墳路成又已毀空疑年歲積不知陵谷徙
幾經秋葉黃共見春流瀾金蠶不可識玉樹何曾蕊陌
上驅馳人笑歌自侈靡今日非明日可憐詎鄰此 虞
騫遊潮山悲古塚詩曰長林帶朝夕孤嶺枕江村疎松
含白水密篠滿平原荒墳改凍葉低壟變年根西光長
櫟落促爾膝前樽 陳陰鏗行經古墓詩曰偃松將古
墓年代理當深表柱應堪燭碑書欲有金迴墳由路毀
荒隧受田侵霏霏野霧合昏昏壟日沈懸劒今何在風

楊空自吟

唐

顏胄適思詩曰繁華埽地歇蟋蟀充

堂鳴感物增憂思奮衣出遊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縱
橫田豎鞭髑髏村童埽精靈石人徒瞑目表柱燒無聲
試讀碑上文乃是昔時英位極君詔葬勲高盟忠貞寵
終奈樵採立嗣脩墳塋運否前政缺羣盜多蚊蠅即此
丘壟壞鐵心爲露纓所適非所見前登江上城倚流臨
綠水一望解傷情 張籍北邙山詩曰洛陽北門北邙
道喪車轢轢入秋草車前俱唱薤露歌高墳新起白茷
我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
尺終作誰家柱下石壟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

土寒食家家送紙錢鴟鵂作巢銜上樹人居朝市未解
愁請君暫向北邙遊 王建北邙山詩曰洛陽城北復
城東魂車祖馬長相逢車轍廣若長安路蒿草少於松
柏樹山頭洞底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石碑文
字滅後人重此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回還起大宅與
高臺 薛逢詩曰君不見馬侍中氣吞河朔稱英雄君
不見韋太尉二十年前鎮蜀地一朝冥漠歸泉下功業
聲名兩憔悴奉誠園裏蒿棘生長興街前沙路平當時
帶礪在何處今日子孫無地耕碑文半缺碑堂摧祁連
冢象狐兔開野花似雪落何處棠梨樹下香風來馬侍

中韋太尉盛去衰來片時事人生倏忽一夢中何必深
深固權位 鄭谷經賈島墓詩曰水繞荒墳縣路斜耕
人訝我久咨嗟重來兼恐無尋處日落風吹鼓子花
陸龜蒙宮人斜詩曰草樹愁煙似不春晚鶯哀怨問行
人須知一種埋香骨猶勝昭君作漠塵 宋司馬光古
墳詩曰茫茫野田平極目歷歷古墳如厦屋碑版無文
荆棘深石獸沉淪松柏禿問人雖不言姓名昔皆高官
仍厚祿子孫流落何所之凶言當年非不卜我來正值
寒食天祭膳不設無人哭 黃魯直過故人東平侯趙
景珍墓詩曰朱顏苦留不肯住白髮政爾欺得人嬋娟

去作誰家妾意氣都成一聚塵今日牛羊上丘壟當時
近前丞相嗔花開鳥啼荆棘裏誰與平章作好春 元
虞集盜發亞父塚詩曰盜發亞父塚寶劍寶累之塚開
寶氣盡獄吏書盜辭盜言惟見寶寧知亞父誰項王不
相信弟子遂輿尸黃腸下深錮千歲復何爲 張翥皇
舅墓詩曰青州刺史河上墳墳不可識碑仍存維舟上
讀半磨滅使君乃緣戚里恩我疑其藏必深錮或謂已
被湍流吞安得壯士塞河水萬古莫令開墓門

原賦後漢張衡冢賦曰刊叢林鑿磐石超峻壟構大榱
高岡冠其南平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壇蘿竹藩其域系

以脩隧洽以溝瀆曲折相連迤靡相屬乃樹靈木戎戎
繁霜周旋顧盼亦各有行乃相厥宇乃立厥堂直之以
繩正之以日有覺其林以構元室奕奕將將崇棟廣宇
在冬不涼在夏不暑祭祀是居神明是處 晉陸機感
丘賦曰泛輕舟於西川背京室而電飛遵伊洛之坻渚
沿黃河之曲涓覩虛墓於山梁託崇丘以自綏見兆域
之藹藹羅魁封之纍纍於是徘徊洛涯弭節河干佇盼
留心慨爾遺歎仰終古以遠念窮萬緒乎其端伊人生
之寄世猶水草乎山河應甄陶以歲改順通川而日過
爾乃申舟人以遂往橫大川而有悲傷年命之倏忽怨

天步之不幾雖履信而思順曾何足以保茲普天壤其
弗免寧吾人之所辭願靈根之晚墜指歲暮而為期
又賦曰生矜跡於當世死同宅乎一丘翳形骸以下淪
兮漂營魂而上浮隨陰陽以融冶託山原以為疇妍媸
混而為一孰云識其所脩必眇代以遠覽兮夫何徇乎
區陳 晉傅咸登芒賦曰左光祿大夫濟北侯荀公前
喪元妃及失令子葬於西芒有以感懷而作斯賦何天
道之難忱信厥命之靡常匪彼生之北辰亦夫人之多
殃惟濟北之初載夙邁旻而逢罹興瓜瓞之繇繇飛英
聲以風馳庶家道之克昌保永祚于螽斯愠无妄之為

災怨上皇之有違在德門之方隆乃降厲于元妃蘭房
聞其無主衆孤筑而莫依孔臨川以永歎趙有感于九
原覽登芒之哀賦諒聖賢之同情 **增**明何景明古塚
賦曰噫哉茲兆之負遐兮啓構廣以復紆歷人代而幾
何兮又安知孰所居冥宮既已開掖門又已除故域繚
爲城兮脩隧踐以爲衢檢神器之靡存兮視靈衣而無
餘噫哉遐兮藐以芒魂化逝兮魄銷亡朽骸殘兮紛縱
橫被服素塵兮掩元霜蔓草糾纏兮穢蘚生千秋萬歲
兮孰爾藏槩生平之極娛兮奄大塊之飄塵駟馬不復
御玉羞安復陳彼充房之姣麗兮緬幽冥而孰親桂欄

蘭閣委丘谷兮又安施夫敲帳兮綺茵舞袖纏繞以何
見兮嗚瑟寂而無聞哀懸車之莫察兮怨脩夜之不晨
恍榮聲其遼闊兮痛素骨之翳綠榛嗟有生之必化兮
胡彼庸之長勤戚役役以趨世兮等飛蠅之與聚蚊日
月忽其不處兮矧焦顏以斃神匪往者之可鑒兮又安
知夫富貴之如浮雲 孫仲矜逝賦曰蒼蒼孟冬兮草
木莽莽緒風振於清原兮滄流淒其回蕩筑徬徨而遠
顧兮見丘墳之纍纍狐狸臥其側兮豺狼號於四陲荆
棘生而翳壟兮松楸儼以成行念二畝之是列兮悲九
原之若堂進野叟而就問兮曰此故達人之藏昔夫子

之亨休兮羗積勢而孰當秉炎威以灼爍兮屹冰山而
造穹蒼於時鬼神避其力兮日月潛而莫襲其光欲轉
市而成山兮神人乃於焉以驅石明珠遠致來越裳兮
翠羽芬而羅室謂千齡之可矢兮曰壽夭而無常朝並
盛乎河嶽兮夕迺齊乎秋霜縱珠襦以爲藏兮祇盈乎
禩之度也矧一逝而不復旋兮皆他人之數也歲未幾
而成墟兮瑩龍從而蓁蕪石麟竊而爲砥兮翁仲貽之
牧夫玉魚縹緲留人間兮銀河蕩而爲池三泉湜其既
竭兮九京之豁而奚遺死生之儻忽兮惟大人之遠覽
懼脩名之不立兮老冉冉其無餘使生無益於時兮吾

寧淹而速化既樹德以培芳兮縱夕往而奚咤觀上古
之明哲兮亦率由乎此行循繩墨而不頗兮故雖死而
猶生

表晉張士然請湯武諸孫置守冢人表曰成湯革夏
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西戎有即敝之民京邑開吳
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於百世春雨潤木自葉
落根鵠恤功愛子及室家有義勇之墓世傳扶危之
業進爲狗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
陵殘於薪採

原敎宋傅亮脩復前漢諸陵敎曰夫信陵之墳守衛無

曠展季之壟樵採有刑彼匹夫懷道列國陪隸猶見禮
異世取貴鄰邦漢高撥亂反正大造區宇道拯橫流功
高百代盛德之烈義在不泯 又脩楚元王墓教曰夫
褒賢崇德千祀彌光尊本敬始義高自遠楚元王積仁
基德啓藩斯境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
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焉永懷况瓜瓞
攸興開源自本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埽

宋謝惠連祭古塚文曰東府掘塹一丈得古塚上
無封域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異形不可盡識
刻木爲人長三尺許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

手灰滅水中有甘蔗節及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
世代不可知也既不知其名字故假號曰冥漠君云爾
芻靈已毀塗車旣摧蔗傳餘節瓜表遺犀十仞斯建百
堵斯齊壙不可轉漣不可迴黃腸旣毀便房已頽循題
興念撫觀增哀 梁任孝恭祭雜墳文曰惟爾冥然往
代求圓石而無名邈矣遐年討方磚而不記封樹遭殄
誰別羽商之家墳壟傾迴終迷庚癸之向近創此伽藍
寔須泥丸命彼碩人置茲屯邑不謂綸繩所用遂毀牛
亭之基鋏鋪所侵爰傷馬鬣之勢重使翠幕臨風佳城
見日昔靈沼枯骨周王改以衣冠廣武橫尸漢主加其

韞櫝輒勒彼山虞覆頽隍於舊趾命茲匠者脩反壤於故林還蟻結之文依似坊之勢幸得宜陽大道無變無移京兆長阡勿迴勿徙庶幽魂遊止踐昔徑而不疑塗車往還瞻舊轍而猶在

廬墓

旌墓

壽藏

發冢附

原獸馴

晉夏方廬墓側

兔擾

後漢蔡邕母卒廬於墓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

其房室又顯名漢原仁先廬塚三年稱孝曰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不閉埏隧居其中行服十生蕃怒曰寢宿塚藏而孕育其致罪馬援年不離墓所中誑時惑眾誣汙鬼神遂致罪馬援年不離墓所殷簡殷仲堪為桓元所殺子簡之廬墓側手刃盜李充母喪行服墓次

之

獸殺鹿

鹿犯松我獸為

生紫芝

孝童墓在處

姓周名智六歲喪父廬於墓有紫芝之祥集曜雀支漸蜀之資陽人母喪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插墳又徐仲原望江人廬塚彌年崔衍居父喪跣履極行千里捧土濡涕柳宗元安置道路為之流涕廬塚彌年偃廬柴毀膠東郡王道彥父喪廬腐背寒暑在廬偃廬柴毀廬腐背寒暑在廬親友不復識手植松柏蔣挺之卒兄弟廬泣慘松柏晉王京父儀為司馬昭所殺哀嘗至墓居廢櫛沐元襄母終廬次廢若無茵席食不鹽酪藉無茵席側櫛沐飯疏飲水穿墻為門梁文貞少從軍守邊逮還親已亡即穿墻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為流涕有甘露挺甕作塚泉州降瑩木白兔馴擾縣令刊石記之廬墓

蒲田人母亡挺覽作塚 白鵲上廬 友叔才母亡廬墓

廬其右有白鳥甘露降 白鵲上廬 友叔才母亡廬墓

羣鹿馴擾 訴曰山林不之忍犯吾墓樹所植松柏無量號

擾 表異其門 墓前太宗詔裴異其門 詔表其廬 劉

柔居親喪廬墓 擁墳椎膺 唐李華作靈武二孝子贊

側詔築闕表之 擁墳椎膺 侯知道程俱羅生養以孝

殁奉以哀廬於墓次號泣無節擁墳 獨在塚側 祭形

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值天下亂野無煙火而形則

獨在塚側 祭形 不離墳墓 順後漢書蔡順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震雷

墳墓遂不就 墓地自裂 崔鴻前趙錄曰張嵩隴西人

原開白日之銘已從卜

宅 軫聞雷之痛未忍離情 念劬勞之德難報棘心

慘毀瘠之容長居萬里 精誠有感鳥銜土以成墳

氏 哭泣無時柏沾涕而變色 哀 旌墓 增樹闕 安城

有孝子孝聞天下太守王 樹碑 周燕事 旌比干王

府君樹雙土闕以表其墓 樹碑 見葬二 旌比干王

之墓出泰誓 表蜀女 蜀王本紀成都好蓋山 蜀王娶

王發卒之成都郡中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

石作鏡一 義婦塚 人少同學梁不知祝乃女子後梁

枚表其墓 義婦塚 人少同學梁不知祝乃女子後梁

而碩遂同葬謝安奏封義婦塚 思賢碑 豫章記徐

郡南白社牧守徐興於墓邊立思賢碑 為置小塚

景立碑太守夏侯嵩於碑邊立思賢碑 除廬植墓 魏武

漢書張賀為掖廷令及帝即位賀死 除廬植墓 魏武

上追念賀恩封其塚置守塚二百家 除廬植墓 魏武

禮儀部 附錄前卷一百一十三 廬墓

故北地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賴也今亟遣丞相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

厥德以彰 築關象山 李靖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

琢石旌功 秦叔寶陪葬昭陵太宗諡有司旌其功

碑唐書韓思復唐睿宗朝為給事明皇御 封墳祭墓土介

送葬即封征虜之墳單于入 建祠置田 李府城東之太

朝常祭度遼之墓出燕集 建亭立垣 劉凝之墓在南

為建祠置田 趙松年當 建亭立垣 康府城西在朱

元晦墓記公清風高節著當時而聞後世不建亭立垣

而丘墓且沒草棘中是吾長民者之責也乃建亭立垣

樵牧 壽藏 取其遠 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墳也 知

所息 荀子貢倦於學告於仲弓曰願有所息仲弓曰

息矣 所 治塋平陵 張禹年老自治塋塋起祠堂好平

賜張禹 瞻望永宅 傅永字脩期嘗登北邱山於平

葬於祖墓遂買左右地數畝遺 將作起塚 帝命將作

為董賢起塚營義陵傍內便房剛柏題 魚山營墓 曹

湊外為徽道周垣數里門闕眾愚甚盛 梁國兒壽塚 梁國兒於西

登魚山臨東阿謂然有終焉 國兒壽塚 梁國兒於西

涼心壽塚營為墓遺令薄葬 燕飲酒酣伏靈牀而哭人感

之國兒不以為意前後征伐屢有戰功姚興以為為鎮北

將軍年八 天福壽塚 南史齊前軍陳天福壽將軍行令

十餘人預作壽塚未至又信從 詔賜墳塋 唐高宗詔賜

速就塚成而得罪因以葬焉 詔賜墳塋 唐高宗詔賜

勸猶不廣耶生此一 設榻為寢 李適之視京師吾樂之

君何寧暫遊此中哉 設榻為寢 李適之視京師吾樂之

可營墓樹十松馬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 自署寂

禮儀部 謝靈運 卷一百八十三 廬墓

居姚崇孫勗自為壽藏於萬安山麓祖塋之傍署兆曰

發塚桓公墳見魏武立齊桓祠於雲丘路次齊郊望

側按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山之阿管仲墳在

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岡一在臨淄縣南山之阿管仲墳在

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岡一在臨淄縣南山之阿管仲墳在

得金盤數十薄珠襦玉匣緇經入經數日乃勝數又以入中

殉葬骸骨樂書塚西京雜記廣川王發樂書塚有一人

左籍也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驚走左右遂擊之傷其

左足乃以杖扣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傷其

范增墓范增墓在徐州城南天曆初有盜識墓中

陳蕃塚南康記獻山古銅劍一口虞集初有盜識墓中

繞墳崩雷雨晦劉表塚伍朝表之從征記劉表塚在

真竟不得發蘇合消疾之香莫不畢備永卞壺墓

中郡人發其墓表白如生香聞數十里

在應天府治城盜嘗開墓面如生爪張詹墓盛弘之

中環子背晉安帝賜錢十萬封之

冠軍孫東有魏征南軍司馬張詹墓刻其碑背曰白楸

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凡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我

傷至元嘉六年民創始被發嬰齊墓在廣東廣州府

金銀朱漆之器雕刻爛然

孫權發其塚得玉匣珠襦金印三十八皇帝楚昭王

墓在湖廣襄陽府城南習家池北南齊建元中盜發塚

也安釐王塚王隱晉書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文

編蝌斗文字束皙為著作隨宜分析昔有冥証鼻天

古書有易卦似連山歸藏文有春秋似左傳

子墓在南雄府始興縣代莫可考相傳昔有人掘之見

大呼懼李晉王墓盜發之郡守夢五代唐晉王也金時

盜飲之

之明日獲盜寺僧居其半

禮儀部

禮儀部

禮儀部

天博覽古今爲時所重張永嘗開元武湖遇古塚塚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於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塚內一在塚外時三公居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也俄而又啓塚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

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

桓溫塚又曰周山圖爲淮南人得寶物客竊取以遺山

園地塚齊書始興王劉鎮圖山圖不受簿而還官

塚無復棺但有石博銅器十餘種並古彤玉璧三枚珠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蠶形者數斗又以朱砂爲阜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之爲起

桓溫女塚又曰宜都王鑑鎮墳諸寶物一不得犯

溫女塚得金巾箱織金篋爲嚴器又有金蠶銀繭等物其多條以啓聞鬱林敕以賜之鑑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

史蔡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

楚王塚又曰文惠太子古塚者相傳云是楚王塚大獲寶物玉屏風竹書青系綸簡數玉履分長二丈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王禮儀部

荆監貢名卷一百八十三

廬墓

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
 記曰周官所闕文也
 張騫塚
 梁書曰蕭教初佐梁
 名曰尖塚或云張騫頃欲有發者輒聞鼓角於外相拒
 惟埋者懼而退教謂無此理求自發者輒聞鼓角於外相拒
 銅鏡太原塚
 出傳子曰太原人發塚破棺中有一婦人將
 方尺婦人三歲常與語生人也視其塚上木三十歲不
 知此然生偶與發塚者會之也
 江陵塚
 抱朴子曰
 於江陵掘塚取板治城後發一大塚內有重閣石扉微
 道周通高可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
 衣執劍列侍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毛髮中將或言
 侍郎似王公塚也破其棺棺中有後石人髮毛髮中將或言
 體如生人棺中有白玉璧三尺形似冬瓜從死尸入懷中出墮地
 以倚塚壁一玉長一尺形似冬瓜從死尸入懷中出墮地
 兩耳及鼻中有黃金如棗
 吳苒塚
 世說黃初末吳人
 此等有假物而不朽之也
 吳苒塚
 發長沙王苒貌如生衣服不腐後遇
 以其材於臨相為孫堅立廟容貌如生衣服不腐後遇
 發者見吳苒曰君可類長沙王苒貌如生衣服不腐後遇
 是先祖也自苒之卒至塚發
 明友塚
 博物志曰漢末
 四百餘年網苒之十世孫也

活明友是霍光女肯如家奴記言
 光家市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
 張盧塚
 漢趙記上
 盧死二十七日人有盜發其塚盧得蘇起具聞盜人姓
 名郡縣以盜元意奸充盧復由之而生不能決豫州牧
 呼延謨以間詔曰以其意惡
 襄王塚
 王去疾好聚無
 賴少年遊獵無度國內塚藏一切發掘其奇異者魏襄
 王塚以文石為樽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其手門之
 涓液如新中有石屏風婉然周正不見棺柩輿器縱
 跡但床上玉唾盂一枚金雜具皆如新王自取服之
 哀王塚
 廣川王又發哀王塚以鐵灌其土穿鑿三日乃
 扇籥石床開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經日乃敬初至一戶無
 武冠帶劍復入一尺床上有石扇有闕籥叩見棺樽數寸累積寸
 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繪咒革為棺樽數寸累積寸
 餘重不能止復入一尺床上有石扇有闕籥叩見棺樽數寸累積寸
 屏風帳鉤或在床上或在床下亦石扇有闕籥叩見棺樽數寸累積寸
 落床上石枕一枚床上或在床下亦石扇有闕籥叩見棺樽數寸累積寸
 右婦女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
 且有執與捧食之形餘無異物但有鐵鏡數百
 且渠

塚又發魏王子且崇塚甚淺狹無極但有石床廣六尺
 長一丈石屏風下悉是雲母床上兩屍一男一女年
 許如生畏懼不敢侵擁門如故
 髮為棺樽器物都幽公塚既開皆是惡石撥除深丈
 餘乃得雲母深尺所乃得百餘尸縱橫相枕皆不朽唯
 有一男子餘悉女子或臥亦有餘尸縱橫相枕皆不朽唯
 人反問發墓又史記田單行反間令燕人望見皆涕泣怒
 自十勸免發墓章蔡周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蔡率
 倍曰發人之墓非威德事
 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虞祔

原迎精迎精而反謂成事禮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

祭喪三五五士三虞大夫葬日虞記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

夫之虞也猶牲卒葬日虞記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
 哭成事祔皆少牢
 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
 不忍一日離也注贈以幣送死者于壙祝宿祝先歸也
 明日祔祭明日祔于祖之廟從昭穆妾祔于祖姑則從昭穆
 之妻婦祔于所祔之如祔祖姑婦祔于祖姑則從昭穆
 無如則從其昭穆之如祔祖姑婦祔于祖姑則從昭穆
 謂有夫速反而虞如葬注卒哭而祔卒哭而祔孔
 子善殷注始柔後剛始虞用柔日再虞如事哀薦虞
 期而神之用剛日剛陽陽主動也先重後輕並有喪則
 陰陰靜也丁日葬則已日再虞
 後虞改其虞則剛日剛陽陽主動也先重後輕並有喪則
 後重而後虞則卑不僭尊其大夫祔于士不祔大夫祔于士
 先重而後虞則卑不僭尊其大夫祔于士不祔大夫祔于士
 兄之未為大夫尊可及卑祔于王母則不配注配謂
 并祭也王母不配祭有事于尊
 可及卑有事于卑不敢援尊也

祥禫

原縞冠

記曰祥而縞冠

肉食

練而食菜果

除服

祥

服之

從御

復生

三年之喪不以送死有已復

喪反生者注復生除

去喪

祥之日

鼓素琴示民有終也注四

成歌

孔子既祥而五

制取之四時也

成聲

而子琴

成聲作而見子之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

小祥

期而小

張既除喪而見子之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

而子琴

而子琴

成聲作而見子之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

大祥

又期而大祥

祭名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

祭名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

祭名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

祭名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

禫然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禫然中月而

加人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此御而不有子非禮既有子

絲履組纓垂冠戴纓命元微之集不幸餘徹筵收幃

非禮也奠筵將徹幃帳一收此生之間豈有見日未死之際

父在庶母不禫喪小記曰庶子父在練祭酬賓不舉

曾子問曰小祥者練祭而不禫注父厭服從

情殺哀以禮終孝無終始喪有祥禫哀極終

堂禮及過隙孝自中出哀以外除增杖經外

除柴瘠加等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

未能已原祥雖除服憂且終身雖送終之有已

豈孝思之可忘增喪紀有終哀德靡極度新宮而

館御諏吉日之祖遷寒暑之變忽焉再朞練祥之餘

復將三月勉從即吉之典莫遂無窮之哀原日月其

除變禮容于衰經霜露所感遵祀典于練祥若

子為難子皋親喪而永慕先王制禮孟獻禫懸而不樂

既祥絲屨見孔父之深譏行奏綺琴聞子輿之雅操

思懷罔極五日樂禁於成聲哀貫終身踰月禮通於

作樂去順効逆魯史稱其速禍朝祥暮歌鄒人據而

興誚節哀順變雖殊念始之心以今况昔未悖送終

之禮禫服鼓

殤一

禮記集說卷一百八十三
儀禮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傷者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為殤凡男女亡年十九至十六歲為長殤十五歲至十二歲為中殤十一歲至八歲為下殤若生三月至七歲皆為無服之殤

殤二

禁嫁 周禮媒氏 不尸 禮殤不備 陰厭 凡祭殤有
舉宗子為殤而死者 庶子不為後也 其告祭特牲祭殤不
也 凡殤則特豚也 此其無尸反是 謂陰厭注宗子從成人
肺脊所利成之 禮施於尸也 是宗子為殤祭之與之
祭也 亦如為殤其 陽厭 室凡殤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
凡殤謂庶子之適子也 白謂西 不備禮 祭殤不備注
北隅得尸明也 明者曰陽也

備禮

用棺衣

下殤用棺衣自史

曾王祭五

侯祭

三 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
死戰以成禮 魯與齊戰于郎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
稷雖欲勿殤不亦可乎 注童子未冠 配殤非禮 邠原
之稱以其死社稷故葬以成人之禮
早亡曹操愛子蒼舒亦沒求合葬焉
辭曰非禮也 操乃取甄氏女合葬焉
詳陰 笄冠不為殤 丈夫冠而不為殤
厭注 婦人笄而不為殤
詳殤 一 原聖周葬下殤 禮殤不備 聖周葬中殤下殤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三

禮儀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三

殤

三

